

第十七回 雪蓮馨辭朝省母

詩曰：

雙親未老已成名，人世榮華莫與衡。
有子果然諸事足，辭官原不為身輕。
離愁頓減同花笑，歡喜相逢擬夢情。
獨有倦遊人未至，空令二美計歸程。

卻說二小姐聞了柳友梅出使邊庭，招贅駙馬之說，心下已自驚慌。忽遇朝廷又點宮女，被人竟把名字報進，急得沒法，如玉小姐祇得把頭髮剪下，扮作尼姑。瑞雲小姐要投江死節，幸虧朝霞一個女使，反有丈夫氣骨，親身代往，力救此難。這一日點去後，雪夫人與二小姐倒好生放心不下，祇得叫家人去打聽，看來辦官幾時起身，並看老爺回來的消息，家人去了不題。

卻說這報名的事，原是劉有美同著張良卿在嚴相公門下時，聞知雪公與柳友梅出使邊庭，中了他計，又聞朝廷不日往蘇杭採辦宮女，便道是天賜機緣，因此在京中商議，寫了一封假書，二人給了假，星夜趕回蘇州。把假書叫張良卿先送至雪夫人處，慌了他手腳，亂了他主意。然後又叫媒婆來，吩咐了他進去說親，造出一段招駙馬沒對證的事，來哄騙他。誰料雪夫人立定主意，要等雪公回來，二小姐又立志不肯再嫁。媒婆來回復了，心上又氣又惱，又沒法，祇得暗暗把二小姐的名字報進府縣，做個大家不得，行個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計策。這一日，聞知雪小姐已點去，採辦官要上京了復。細細打聽方曉得是一位小姐，一個小姐已落髮為尼了。心上又好笑又反悔又可惜。沒奈何祇得往杭州，到家中看看，再作道理。張良卿與劉有美遂一同回杭州不題。

且說雪夫人叫家人出去打聽，家人去了一日方回來道：“稟知夫人，採辦官明日就起身了。太老爺的消息，出使後尚未有報，聞說小老爺已告假還鄉，就同蘇州府理刑楊老爺一同出京的，今早府裏人已去接了，也祇在早晚就到。”雪夫人道：“若早到一日，這點宮妃一事也就易處，如今已是遲了，幾壞了我二位小姐，空送了一個俠女。”

正說間，忽報小老爺回來了。雪夫人聽了，心上不勝歡喜，恰如拾著了活寶的一般。不多時，雪蓮馨已進內堂，雪夫人忙來接著，便說道：“我兒你回來了麼？”雪蓮馨答道：“正是孩兒回來了。”隨跪在地下拜了母親四拜，又與如玉小姐、瑞雲小姐相見過。雪蓮馨把如玉小姐仔細一看，記得昔日綠雲烏鬢，今變為道扮仙裝，不勝驚訝。又見二姐姐對著雪蓮馨俱垂首掩淚，心上一發疑惑，暗想道：“卻是為何？”又見母親看了二小姐掩淚，亦為出涕不語。雪蓮馨道：“孩兒為家國多艱，久離膝下，有缺晨昏，望恕孩兒不孝之罪。”雪夫人道：“這也不消說了。”纔要開口，不免又掉下淚來。雪蓮馨忙問道：“今日母子重逢，至親聚首，正直歡喜，為何母親面帶憂容，二姐姐也愁眉不展，祇是掩淚，卻是何故？”雪夫人祇得拭乾了淚眼說道：“自你去後，家中不知受了多少驚惶。去歲聞你爹爹平安，心上稍寬。及到今春，報你與柳姐夫通中了，不勝可喜，感謝天地。哪曉得直到夏間，反無音信，我與你二姐姐又起了無限憂愁。誰料後來，傳說你爹爹與柳姐夫出使邊庭，這一驚真是不小。但尚未知真假，直待你爹爹書到，方知此說是真。書中又說朝廷採辦宮妃，二女決宜改嫁的事，這一日叫我母女三人通驚呆了。孩兒，朝廷雖採辦宮妃，柳姐夫雖出使外域，你爹爹為何竟寫起改嫁二字來？”雪蓮馨驚問道：“母親，這是哪裏說起，爹爹並無書來家，為何說起改嫁二字？”雪夫人道：“這家書倒虧你一位姐姐識破，知是假的，方纔放心。哪曉得日後點宮妃的事，漸漸真了。”雪蓮馨道：“點秀女是上意，果是真的。但二位姐姐係是出使大臣的婦女，人也不敢妄報。”雪夫人道：“可恨將名已報去，人已點去了。”雪蓮馨道：“哪有此事？如今二位姐姐現在。”雪夫人道：“若不是這個義俠女，你二姐姐已自不在了。今二位姐姐雖在，你柳姐夫卻已不在，叫你二位小姐雖生之日，猶死之年矣！叫你做娘的憂容何日得開，你二位姐姐的愁眉何日得展？”言至此，不覺又墮下淚來。雪蓮馨道：“母親你且免愁煩，爹爹與柳姐夫榮歸有日。點秀女的事，今孩兒已歸，料然沒事。少開懷抱，以俟歸期。”雪夫人道：“你姐夫出使邊庭，北主已招為駙馬，哪裏還有歸期？你大姐姐已矢志空門，二姐姐幾置身魚腹。縱使掬盡西江，洗不淨愁腸萬斛，叫我如何得開懷抱？”雪蓮馨道：“原來如此。這招贅駙馬之說，卻又從何處說來？”雪夫人道：“也從前日點宮女時節，與你姐姐說親的傳來，說他在京師曉得的。”雪蓮馨道：“孩兒離京時曾打探爹爹消息，並不聞有此信。哪有此事！此總是奸人作惡，造捏百端，欲使人墮其詭計耳。”雪夫人道：“據你說來，此事又誰人造出？”雪蓮馨道：“母親可記得那日，來說親的是說哪一家？”雪夫人道：“我尚記那日是說姓張姓劉的兩家。”雪蓮馨道：“都分又是張良卿、劉有美二小人造此風波耳。他在京與嚴府到柳姐夫處說親，今聞柳姐夫出使，又乘機構釀。前聞他二人也告假回來，必定是他兩個。奸人心曲，真似羊腸。幸二位姐姐貞心始終如一，佇看玉鏡重圓，會見鸞釵復合。”雪夫人被兒子一篇安慰，一番分割，方回嗔作喜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慎毋忘義女朝霞。”雪蓮馨道：“朝霞又為甚來？”雪夫人道：“朝霞已代吾女點進宮去了。”遂將點秀女朝霞身代之事，細細與雪蓮馨說了。雪蓮馨歎道：“不謂女流有此俠骨，是紅裙中紀信矣。聞楊年兄與採辦的內使在京曾有一面，想尚未起身，明日待孩兒同楊年兄去拜他，可把朝霞認為親妹，他自然另眼相看，不敢待慢。且等爹爹與姐夫還朝，好動一疏，救他出宮。就是聖明聞此義俠之女，天恩自肯釋放。母親與二位姐姐如今俱免憂愁。”雪夫人道：“如此甚好。明日你可就同楊年兄往拜，想採辦官即日進京矣。”雪蓮馨道：“孩兒曉得。”母子二人說罷，如玉小姐與瑞雲小姐聽說柳友梅無事，亦放心歸房不題。

次早，雪蓮馨便同楊連城拜過採辦內使，就將朝霞認為親妹。內使道：“既係令妹，就是奉使北庭雪公的令媛了。大臣之女，何人便爾輕報！但今已造名入冊，係是上用的了，俟明日面聖奏明釋放罷。”雪蓮馨道：“得如此足感內使大人恩造。”說罷，二人告辭出來。楊連城便打點上任，雪蓮馨亦自歸家。採辦內使是日便起身進京。

卻說蘇州點秀女，杭州的採辦官也就到了，人心惶惑，盛行婚娶，也像蘇州一般。李春花母女二人，在家急得手足無措，李半仙又出門進京去了，無計可施。然終是小戶人家，倒好躲避。母女二人商量，倒往鄉間母舅處，暫避過了罷，便連夜叫隻小舟，鎖著門避去。直待打聽採辦官進京了，方纔回家，因此無事。正是：

朝廷行一事，百姓便驚心。
不是真心女，花枝幾被侵。
畢竟柳友梅如何歸來，與梅、雪二小姐又如何作合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